

# 新能源要发展不要太奢望

诸大建



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新能源一直是政府政策与媒体报道的宠儿,尽管有一些另类声音,总的来说无法抵抗新能源乐观派的舆论洪流。但是我仍然想说,新能源要发展,但是不要太奢望。

说新能源要发展,特别是里夫金等人把它总结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后,得到了政府与媒体的高度关注。理由是:一方面,全球化石能源供给能力正在逼近极限,特别是全球石油生产能力被控制于2004年和2015年之间达到了哈伯特顶点。另一方面,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超越地球极限,为了防止到2050年地球升温超过2摄氏度,国际社会呼吁要控制传统化石能源消耗以便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以上两个方面,均要求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各种新能源,替代以煤、石油、天然气组成的传统的高碳化石能源。这种情形对于中国更是挑战,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翻了两番多,能源消耗也同步翻了两番,以致用完了到2020年标准煤消耗控制为30亿吨左右的计划目标,其中石油进口已经达到60%左右。由于经济发展的能源成本

和二氧化碳排放成本日益增高,因此巴不得一夜之间就可以用新能源替代老能源。说对新能源不要太高奢望,宏观上,从欧盟等新能源发展领先国家,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能源结构更替规律:即使能源替代高速度,到2020年新能源占比最大可能为20%,到2030年占比最大可能为30%左右。因此,新能源要成为绝对主力,是到2050年左右的事了。中国的国家能源计划也说到2020年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最大占比为15%,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低碳新能源,而是含水含核的清洁能源,剩下85%则是以煤为主的传统能源。微观上,像特斯拉这样的新能源汽车以及依赖太阳能或风能的新能源建筑,要从样品技术创新到市场价格可承受的商业化,有一个降低成本到传统能源以下的学习曲线,这个过程一般要15-20年。换句话说,眼下的各种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建筑基本上处于叫好不叫座的阶段,要有规模地普及使用要到2020-2030年了。问题的要害是,从2010到2030年的大约20年时间,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

的关键时间,真正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包括煤在内的传统化石能源。因此在新能源问题上,要说两句话,而不是一句话,即新能源要发展,但是不要太高理想化。现在的问题是,有影响力的人常常只说新能源对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重要性,不说新能源空缺席况下用好传统能源的重要性。事实上后者的意义对中国发展的意义绝对不亚于前者。表现在具体问题上,就是在能源结构中用天然气替代煤相对于发展太阳能风能具有同样重要意义,在工业产业中节能减排相对于发展新能源产业具有同样重要意义,交通工具中提高传统燃油车的能效相对于开发新能源汽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在建筑中降低传统建筑的能耗相对于开发新能源建筑具有同样重要意义。因此,总结这篇小文想要说的话就是: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在能源问题上需要发展新能源和提高传统能源效率双管齐下,前者是战略性的长线问题,后者则是当前需要大规模、普及化去做的事情。(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节能减排相对于发展新能源产业具有同样重要意义,交通工具中提高传统燃油车的能效相对于开发新能源汽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在建筑中降低传统建筑的能耗相对于开发新能源建筑具有同样重要意义。因此,总结这篇小文想要说的话就是: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在能源问题上需要发展新能源和提高传统能源效率双管齐下,前者是战略性的长线问题,后者则是当前需要大规模、普及化去做的事情。(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 理直气壮的欺凌

任大刚



### 结舌者言

夏日在望。最近两年,舆论终于将夏天的一些普遍性“尴尬”大胆说了出来。2012年的某个夏日,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乘坐地铁,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地铁狼较多,打不胜打,人狠大战,姑娘,请自重啊!”——配图是一名衣着性感的年轻女子。

这条微博引起轩然大波。论者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赞成官方微博的立场,另一派则认为,女孩子如何穿衣服是人的权利,外人无权非议,典型如“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说法。后来学术界也加入争论,《妇女研究论丛》上便有一篇上万字论文,引经据典,论证“‘骚’和‘扰’其实有着共同的社会根源,都反映了性别化公共空间的后果。”

其实阳光底下真没什么新鲜事。有关这种事情的讨论,在韩非子那里早就进行过了——且说一个翟国人敬献了一张大狐狸皮和一张黑豹皮给晋文公,晋文公接受了他的馈赠,不过叹息道:“狐狸和黑豹都是因为毛皮漂亮而引来剥皮之祸啊!”

韩非子讲到,类似的事件还有,徐偃王的国家只有方圆五百里,但是他以“仁义”为口号,使向他割地朝拜的国家达到三十六个,荆文王大为不满,一不做二不休,起兵灭了徐国。韩非子认为,这个事情过错,是由美妙的口号招来的。还有一件事,是之前已经讲到的“假道攻虢(guó)”,也就是晋献公借道虞国攻打虢国,灭了虢国之后,再灭虞国的故事。韩非子也认为,虞国和虢国的膏腴之地、富足城池,是招来祸端的原因。

为了使人信服他的看法,在结尾处,来了一句“故曰:罪莫大于可欲”。也就是说,一切罪过里面,最大的罪

过是引起了别人的欲望。“罪莫大于可欲”出自《老子》四十六章,这一章主要说“天下有道”的时候,战马没有用处,只能去耕地。“天下无道”的时候,怀孕的战马都必须在征战的路途上生马驹。显而易见,老子所说的“罪莫大于可欲”,是“天下无道”的乱局情况之下才会发生。何谓“天下无道”?韩非子认为,就是国君对内残暴剥夺老百姓,对外侵略欺辱邻国。这种时候,你有引起别人眼红,让强者产生欲望的东西,的确很可能招来祸端。有这样的认识,倒说明韩非子并不是糊涂人。

问题在于,“罪莫大于可欲”是法度废弛,权势张狂,“天下无道”状况之下的权宜之计。但经过韩非子的“创造性转换”,使一种弱者的自我保护策略,变成了强者劫掠弱者的准则,成为了浸淫颇深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拥有能够引起别人欲望的东西,本身就是罪过。强者夺取了这件东西,不仅无罪,有时候还值得给予同情和理解。

持这一价值观的人,至少默认一种前提——天下本“无道”,那么抢夺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和身体天经地义。进而言之,强者和胜利者是没有过错的。

历经现代文明洗礼和辩驳,那种类似“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谬论已经式微,但它的变种仍然顽强存在。最新的例证便是,4月7日,云南高院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黎泰军驾驶私人轿车返回住处,不顾小区车位已满,执意驾车强行进入小区,被保安拦下后开始殴打保安,其间保安连续磕头,黎泰军不依不饶,用脚钩保安下巴,扬言“信不信整死你”。在这里,保安的唯一过错,便是其卑微的身份引起了黎法官的欺凌欲望。而黎法官受到的惩罚,仅仅是从副处降为正科,并受到了舆论谴责。

## 需要“同情”的是法律

朱绩崧



### 北窗絮语

母校复旦大学的医学院发生投毒案,惊悚骇俗。二中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森浩死刑,就在关心此事的人们等待二审判决时,法制晚报突然报道,由复旦177名学生联合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绕开律师,直接寄往本市高院,还附有一份《声明书》。“他们请求给林一条生路,让他洗心革面,并在将来照顾受害人黄洋的父母。”这样一封书信,在纷乱喧嚣的世局中,将原本渐为社会淡忘的此案,推回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投书高院,理性地表达诉求,这是学生的自由,无可厚非。但是,从据说乃法律系专业人士执笔的请求内容来看,我这个法学外行也不禁有些疑义。

第一、废除死刑,为何要从林浩?他们的逻辑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废除了死刑,社会也运转如常,可见死刑无益于长治久安,而且死刑一旦错误执行,无挽回之余地,所以死刑应当废止。因为死刑应当废止,就该免林一死。废除死刑,我举双手赞成,但我反对不先推行制度层面的改革就草率从某案开始,先斩后奏地废除死刑。若说林是医学研究生,准精英,国家培养多年,杀之可惜,那就更荒谬了。这无疑是在暗示,他的命比农民杀人犯值钱,妄图颠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二、感性诉求,岂能干扰司法?此类案件,如二审改判,则通常是因为被害人家属出具“谅解书”或被控告有立功表现。我不相信这177位口口声声“林非恶人,为学校做过事,为地震捐过款”的同学,个个都对

林的人品了如指掌,如今有何资格以平日小善抵销杀人大恶?如有铁证,能扭转案情,提交法庭即可。既无铁证,光靠人数,靠学术身份,要来影响判决,这不是干扰司法是什么?明天我拉178位复旦学生写信要求判林死刑,是否因为我方多一区一人,就能险胜而致其殒命呢?

第三、非亲非故,信谁养老送终?我忘不了电视里,黄洋学弟的老父那张苍凉绝望的面孔。他的痛苦,岂能由金钱与救济抚平。当初校友发起捐款,只短短两日,为何?因为黄洋父母不要钱,他们想要的是儿子起死回生,他们最终匆匆离开了上海,这座令他们饮恨终身的都市。试问这177位学弟学妹,可曾掂量过这“将来照顾”四字与黄洋父母的长哀永恸,孰轻孰重,能否等同?

须知命运不是没给林一条活路。林面对记者采访,镜头前亲口承认,黄洋中毒后,请他为其做B超检查,林故意隐瞒病情,以“胃也没事,肝也没事”搪塞,延误救治。设若当时自首,枉死者或有续命之望,自己或得免于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可那一瞬间,是他的铁石心肠断了这条活路。

事到如今,两条青春葳蕤的生命落得如此惨痛的结局,是谁都不想看到的。若说我对林不同情,那是违心的话。但此刻,我更同情的是法律,它一面要消除行政干预,一面要抵御舆论扰乱,两下都是任重道远。而为了表达这份同情,我要做的就是尊重之,信任之,服从之。无论是大到死刑的延续与废止,还是小到对林森浩的生杀予夺,都让法律及其胜任的制定者、执行者来明晰吧。

## 抑郁,就要大声说出来

李泓冰



### 余烬录

如同歌中所唱,“一朵骄傲的心,风中飞舞跌落人们脚下”——十天之内,合肥、杭州、深圳,相继有三位媒体骨干以非正常方式选择让生命陨落,使这个春天,陡生几分寒意。

有消息说,他们都是因为抑郁。抑郁症与媒体工作压力巨大互为表里,让他们有了不约而同的选择。这或从另一个侧面,印证纸媒的黄昏。将来,某部新闻史写到这个时代的章节,会不会以此开头:三位媒体人的自戕,成为纸媒走向末路令人心悸的隐喻……

其实,伤心岂独媒体人。对疾行于现代化甚至后信息化途中的人们,抑郁症正在成为潜伏在暗夜之中最为狰狞的杀手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成世界第四大疾患,预计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第二号病症。且人群中高达16%都会在人生的某一个时期,受到抑郁症困扰。然而,人们对迫在眉睫的“抑郁”,却远没有迎战冠心病、癌症那样的郑重其事与开诚布公。

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男性的忧郁,仿佛成了一件可耻的事,甚至不便向亲友吐露。他们不去求医问药,不去寻求援手,默默地独自抵抗越来越浓重的沮丧、消沉与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直到深陷足以将人吞噬的巨大陷阱,让他们最终心理崩溃,义无反顾地走向深渊。

请让我们正视:忧郁,并不是脆弱和娘娘腔,这是一种需要治疗、服药且可以治愈的疾病。如果你忧郁,请大声说出来;如果

发现身边有亲友或同事深陷忧郁而难以自拔,一定千方百计将他们送医。

记得当年地震灾区的北川县干部冯翔、董玉飞,没有死于地震,却死于无法解脱的心理崩溃。不少媒体评论此事,都激情洋溢地要求灾区干部“雄起”和振作,走出心理阴影。其实,如此激励,有嫌轻飘。面对忧郁中的人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们去做什么,而是控制我们自己,别再“要求”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实在太累太累了,从体力到心理。来自外界的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要求”,都沉重如捣,成为压垮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杭州都市快报的副总编徐行离去之前,不是没有征兆。领导说,年前把两个部门的工作压在他肩上,报纸编辑要上夜班,新媒体工作要上早班,35岁的他就已经头发灰白;妻子说,他从1月份开始整夜失眠,吃安眠药也没用。但是他不准家人去找领导,他对领导说,“没有大问题”……如果能早一些送医,一方面对症下药,坚持治疗,另一方面减轻工作压力,生命不是不能挽回。已经有走出抑郁症阴影的人在大力疾呼:抑郁可治,前提是一定要就医服药!

感谢崔永元。在我们对抑郁症还莫名所以的时候,就无所畏惧地向公众大声喊出:我抑郁了。在几乎是13亿人的调侃中,他也调侃自己治愈自己,才能继续做向转基因等孤独作战的“堂吉诃德”。

忧郁并不可耻,独自饮下苦果,将忧郁隐藏起来的孤独,才是可耻的。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我们不能让自己独自枯萎……